

一部反腐扫黄的警世力作

伤情都市



田雁宁 著
羽 儿

LAOQIANGCONGSHU



★老枪丛书★

时代文艺出版社

I 247.5
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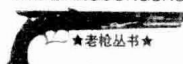
201310123

一部反腐扫黄的警世力作

伤情都市

田雁宁 著
羽 儿

LAOQIANGCONGSHU



时代文艺出版社

“老枪”丛书之三——伤情都市

作 者:田雁宁 羽 儿

责任编辑:安春海

责任校对:安春海

装帧设计:冉宇光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厂:吉林省九三彩色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数:360 千字

印 张:17.5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定 号:ISBN 7—5387—1291—7/I·1250

价:24.80 元



战事便笺

战事便笺

卢松因妻子吕淑贞与邻居刘兆兴通奸，一气之下打残刘兆兴被判刑入狱，刑满释放后在川北山区淘金时结识了农民高世同和采金老板的情人春菊。后在与春菊等人逃走时与大黑等搏斗，春菊与大黑同归于尽，保护卢松和世同脱险。卢松回到省城后，找回了一对失散多年的儿女。

随着改革大潮的兴起，在市政府担任秘书的刘兆兴下海经商，以金钱贿赂官员和银行负责人为手段，骗得大批贷款，成为省城赫赫有名的个体企业家。高世同回乡后也拉起一支建筑队到省城来发展，聘请卢松帮他管理。卢松有效的管理很快使高世同的建筑队名声大振，对刘兆兴造成一定的威胁，刘兆兴怀着一种报私仇的目的陷害卢松再次入狱。同时又吞并了高世同的建筑队。

卢松之子卢钧从小由公安局局长赵文虎养大，后当了警察，做了刑警队长。刘兆兴的女儿刘新婷警校毕业后分到刑警队。新

婷本着化解上代恩怨的目的和对卢钧的爱恋之情，主动出面为卢松查明事实，使卢松释放出狱，新婷也因此得到卢家的好感。

卢松出狱后去广州，经沈寒介绍入了一家外资公司，很快干出成绩，提升为副总。卢松在广州期间终于找到了两次出走的妻子吕淑贞，却又因一场误会使吕淑贞再度离去。后来外资方拿出一笔钱让卢松回来开发大西南，卢松回到省城，在沈寒等人的帮助下开办了劲松公司，决定投资市政基础建设，再度与刘兆兴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

刘兆兴在手下人吴维的协助下，以金钱美女贿赂市长林山和赵文虎之子赵建安，并让这两个女人和建安染上毒瘾。卢钧和新婷在缉毒中发现了林山的秘密香巢，并搜出大量毒品和许多财物。刘兆兴杀人灭口，先后杀死林山和他的情人关英，并威逼高世同诬陷卢松杀人越货，卢松因涉嫌杀人和抢劫第三次入狱。后来卢钧在新婷和春梅等人的帮助下，终于逮住了刘兆兴的狐狸尾巴，吕淑贞为救丈夫在与刘兆兴抢夺证物时被刘打死。刘在仓惶逃窜中死在自己女儿的枪口下：

这是一部长达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通过卢松、刘兆兴、高世同、赵文虎等几个家庭两代人的故事，表现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普通人、当权者、改革者、腐败者的人生命运。近二十年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卢松和刘兆兴两个主要人物强烈对抗、反复交错、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生活情节构成全书的主线。他们都是生活的强者，都在按自己的个性、毅力和才智向社会证实一个男子汉的存在，然而由于秉性不同，人生的目的不同，他们的行为也相去甚远。两位仇敌以都市为舞台展开厮杀，演出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悲喜剧。本书还描写了市长林山的贪婪本性和公安局长赵文虎的晚年失节，涉及了权力腐败和司法腐败这一九十年代的全新社会课题，推动了矛盾冲突和激化，既扣人心弦又让人扬眉吐气。卢钧、刘新婷等一代新人的形象，不但给全书增添了勃勃生气，也使

情节发展更为精彩动人。这是一部汇聚家庭问题、社会矛盾、人生冲突、时代精神的情感长篇，爱与恨、生与死、正与邪表现得淋漓尽致，高潮迭起，不失为作者们的精彩之作，也是雁宁和羽儿继二十二集电视连续剧《无法悲伤》后的再度合作。在这部长篇脱稿的同时，二十集同名电视剧的剧本已经写了出来。广大读者在欣赏电视剧的同时，也会读到这部小说，小说电视交相辉映，定会给读者们一种全新的艺术享受。



第一章

这是一座苍茫雄浑透迤的山。山势巍峨，奇峰狰狞。东南衔巫山山脉，揽朝云暮雨；西北接秦岭太白，观雪拥兰田。护天府万顷稻菽，润汉水千里平川。物宝天华，山高水险。是名大巴山。巴山豪爽，从古到今华夏传名。

大巴山脉北部有一段特别雄奇险峻的支脉叫来仓山。在苍茫群山的深处，有一处叫豹子沟的地方，四处削岭绝崖，林深树茂，曾是金钱豹经常出没占山为王之处，方圆十里没有住家人户。偶尔有手执火枪的猎户三五结伴而行，闯进豹子沟，打破一下沉寂之外，千百年来，这里基本上属于被遗弃的角落。凭任兽行鸟飞，虎奔狼窜。

六十年代中朝，一支地质勘探队开进豹子沟，意外地在山沟里找到一处地下金矿。但由于这里山野偏远，交通十分闭塞，机械设备和后勤物质的运输极端困难。就在地质局的专家领导们坐在办

公室里论证其开采价值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开采事宜便被这场革命涤荡得七零八落，无踪无影。

然而，金子毕竟是闪闪发光的好东西，有了它就注定豹子沟不会永远都是养在春闺人未识的黄花处子，既然不能成为昭阳殿中梁上燕，就不妨屈尊嫁给寻常百姓家吧。七十年代初期就开始有一些胆大妄为的山蛮子闯进豹子沟，用最原始的方法和工具采矿淘金。到七十年代后期，金矿开采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隆隆的机器声吓跑了这里的虎豹豺狼，一群衣着褴褛的汉子成了统治这方水土惟一主宰。

如今，这豹子沟最高的统治者是一位叫大黑的中年汉子。谁也搞不清楚他是用什么方法把这座金矿划在他的名下，成了他私人财产的，但他的的确确是这里的老板，其它人统统都是给他打工的。在那全国都只有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的情况下，大黑之所以能够占山为王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是凭借天高皇帝远，没有人管得了他；二来也是因为他的臣民，都是来自三山五岳的七长八短的穷汉子，有的是因遭天灾人祸迫于生计要挣钱救命，有的是劳改释放无家可归找碗饭吃，还有不少是逃避改造和惩罚的刑事犯罪分子。这些人来此一是挣钱，二是避难，没有任何革命精神。卖力求财对他们来说是第一位的，谁当皇帝给谁叩头是中国劳苦大众的传统。

作为豹子沟的最高行政长官，大黑也有一整套治理王国的办法，施行的是一条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他供养了一群保镖，充当军队和警察的角色，主要任务是镇压那些胆敢与他作对、企图动摇他统治的捣乱分子。生产上，早采取了承包制，经济效益与产量挂钩，谁干得多就得多，用物质刺激生产积极性。另外，在人员去留问题上也采取十分开明的政策，来去自由，谁不想干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开，从不刁难。但有一条，谁要是想私下带走一粒金沙，查到了就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采矿共分三道六序，一道是根据矿脉开掘巷道，通过爆破炸开矿石，像采煤一样把矿石拖出坑道外；二道是粉碎，以柴油机为动力，带动粉碎机把矿石粉碎成矿砂。最后才是淘金，淘金工把矿砂运到溪边，用特制的木屉斗盛上矿砂，浸在溪水中轻轻地摇晃，比重轻的矿石被慢慢淘走，比重大的金沙沉下斗底。矿砂中的金沙含量非常小，往往要淘好多斗矿砂，斗底才会沉淀很少一点肉眼几乎无法看清的金沙。淘出来的金沙最后被小心翼翼地装进腰间系着的那个葫芦内。葫芦里的金沙积存到一定程度后，就交给大黑，在天平上称了，记上账，一个月到了，就结算关饷。

卢松两年前刑满释放后就到了豹子沟，在大黑手下当了一名淘金工。

卢松三十多岁，虎背熊腰，人高马大，一张英俊的脸膛经过岁月沧桑的风凿雨刻，显出岩石般的凝重和刚毅。这位高中毕业、曾在省城市政府工作过的汉子，身上既有山民矿工的强悍蛮强，又不乏知识分子的深沉睿智，这种风度和气质，即使不知他底细的人都能强烈感受到。卢松来矿上两年多了，一直埋头干活，从不惹事生非，平常说话也很少，但说出来的话句句掷地有声，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气势，常常令大黑和矿工们刮目相看。

高世同却是山外农村来的农民，他到豹子沟来纯属是为了淘金挣钱。据说他欠了一屁股的债无力偿还，一半也是为了躲债而来的。他一来就被卢松那魁梧雄健的体魄和不同凡响的气质所折服，就主动同他接近，干活时紧挨着他，歇工后跟他找些话说，时间久了，卢松也对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产生了友情，处处关心他，护着他。有了卢松这样的朋友，高世同在豹子沟生活起来心头就踏实多了。

这天下午，太阳才刚刚被西边的山峰挡住，东山岭上还洒满金灿灿的斜阳，天空明媚亮丽。大黑倒背着手，带着两名身强体壮的保镖来到河滩上东瞧瞧西看看视察一番后，便放开喉咙大声喊叫

起来：“兄弟们都抓紧点，今天早些收工，晚上关饷，拿了钱喝两碗茗干酒，整一顿回锅肉，再搂个婆娘睡一觉，保证比神仙都要逍遥自在啊……”

大黑的叫唤像一枚石子投进平静的水面，立刻荡起层层涟漪，不少矿工都闻声而动立起身子。有的望着大黑咧嘴龇牙傻笑，有的热烈响应粗话野语脏字眼脱口而出，在山沟里上下翻飞，十句话有九句都集中在女人肚脐之下的地方。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许许多多浪荡故事，成为劳累了一天后的矿工们最主要的精神食粮。

只有卢松没直起腰杆，仍埋头干活，对大黑的喊叫和矿工们的喧嚣充耳不闻，无动于衷。卢松鹤立鸡群的形象，在这些时候总是无意中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当最后一抹残阳还被西边最高的山巅着力挽留的时候，豹子沟内已地岚乍起，暮色氤氲，矿工们开始收拾起工具，三三两两返回宿营地。

营地在溪沟的南面一处平坝的台地上，几十座用茅草树枝搭起的窝棚里星罗棋布错落在野花闲草之间。在台地的后面靠山岩的地方有一间粗糙的小木屋，是工头大黑的居所，豹子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小木屋右边一丈开外有一幢四面透风有顶无墙的茅屋，中间三块大石垒了个灶，灶上置口大铁锅，锅下生火锅中闷饭，负责几十名矿工的肚皮问题。

矿工们返回营地时，大黑已在屋门前搭上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算盘、帐本和钱箱之类的东西，大黑端坐于桌子后面，身旁两名虎视眈眈的保镖守卫着，架式有几分像过去县太爷审案，又像收租院的管帐先生。不过今天不是收租而是发放工资，矿工们排着队挨个儿到桌子前领钱。大黑先把帐本拿给矿工看有无错误，没错就在名字和金额后面按个手印，然后再从大黑手中接过数好的钞票，指头蘸着口沫再仔细地数一遍，没错就揣在口袋里转身离去。一般来说，大黑在帐目上是仔细公正的，从不弄虚作假坑人，这也

是豹子沟之所以能长期保证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

轮到卢松领钱时，大黑把一叠钞票放在他面前笑着说：“我说大卢，你来了两年多吧？挣那么多钱干啥子？连女人都舍不得搞一次。今天，我让春菊给你选一个最乖的，痛快玩一次怎么样？”

没等卢松作出任何反应，旁边一位矿工就一嘴插上。“他啊，天生阳萎，再好的女人他都是看着欢喜奈不何哟！”

话没落地，另一个瘦长汉子立刻抢过话题，“大卢这龟儿子肯定是结扎过的，赤脚医生一刀儿割偏了，把老根子也给他割了下来，再也雄不起来了哟！”

四周的人都开心地大笑起来，卢松苦笑一下，抓起钱一声不吭地走了。

伙房内，油浸浸香喷喷的回锅肉，盛在一张大面盆内，散发出诱人的诱惑。盆子的旁边是一口圆肚酒罐和一大叠土碗，两位伙计在案桌后面忙着给矿工们打酒盛肉。

胖伙夫见卢松过去，朗声问道：“喂，大个子，今天还是来个双份？”

卢松掏出钱搁在案桌上。“可以，我来个双份，再打四两酒。”

胖伙夫兴奋地高声叫道：“回锅肉双份，荇干酒四两。”一边双手不停地为卢松盛好酒内。

卢松端着酒肉来到伙房前面空地一块卧着的石头前，放下碗，坐在地上慢慢地吃喝着。卢松是矿工中每月领钱最多的，但他从来不玩女人，也不赌博，惟一的嗜好就是喜欢吃，每次加餐打牙祭时他都要吃两份甚至三份，而且吃得特别仔细，一改平时的虎吞狼咽，斯斯文文地坐在地上，呷一口酒，然后挟一块肉放在嘴里细细地嚼，仿佛要把个中所有的滋味全部品尝出来才善罢干休。

一会儿，高世同也端着酒肉过来，把碗放在石头上，与卢松相对席地而坐。卢松见高世同碗里只有很少点肉，就说：“我说你呀，钱要挣，身子也要紧啦！一个月才打一次牙祭，就舍不得多吃点？”



高世同苦笑着摇摇头。“太贵了，一份肉比街上国营食堂都贵好多。”

“再贵也得吃呀！方圆几十里没人家，另外也没地方买呀。”

高世同幽幽地一叹。“我不比你，家里大人娃娃都望着我带钱回去还债呀。”

“你估计还有多久才还得清？”

“现在怎么说得清楚？”高世同把手一摊，“到这里来时，我估计最多两年，可没想到大老黑会这么的狠心，把我们剥削得这么厉害。一个月的工资，吃顿肉，喝碗酒，再睡一次女人，剩下的就够吃饭的钱了。”

卢松端起自己的肉碗，扒了一些肉菜在高世同碗中。高世同措手不及，连声叫道，“不行，不行，咋个经常吃你的呢？”

“自家兄弟，还客气什么？”

高世同望着碗中的肉菜，感动得眼圈发红。“卢大哥，你，太好了……”

“千万别这样说，都是离乡背井的患难兄弟，只要熬下去，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高世同喝了口酒，把碗重重地往石头上一搁。“啥时才能到了头？你看，表面上每个月我们都要领几个钱，实际上，这些只是过了过我们的手，转个眼又统统流回大老黑的口袋里了。”

远处忽然传来惊喜和兴奋的叫声：“快来看啦！婆娘们拢来了！”

顿时，整个营地如同麻雀闹林一般骚动起来，野外喝酒的矿工们纷纷放下碗筷起身向路口涌去。高世同情不自禁地站起来，伸长脖子往那边望了望，见卢松仍不动声色地坐在地上喝酒，又不好意思地蹲下来。

远处传来矿工们的欢呼声，吓得已经归林的宿鸟又扑腾腾地仓惶飞窜。高世同几次伸颈张望，最后实在按捺不住，腼腆地冲着

卢松一笑，“我过去看一眼热闹就回来。”

卢松没有反应，挟了块肉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全身心都投入到对美味的品尝之中，无暇兼顾其它。

高世同迟疑了片刻，最后还是扔下碗筷向那边跑了。他来到林边路口，刚挤进矿工群中，就看见春菊带着六七名年轻妇女从林子中走了过来。

春菊是大黑的姘妇，二十六七岁，要身材有身材，要模样有模样，即使放在现代大城市，也可以算得上一流美妇，因此深受大黑宠幸。许多时候，姑奶奶要是耍起小性子来，黑老板也要摆起仆人的架式对她百般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对于其他矿工，她更是豹子沟一轮可望而不可即的明艳太阳，使矿工们在享受她身上散发出的女性美丽光辉的同时，对大黑也产生出了刻骨铭心的嫉妒。就连大黑自己都不会怀疑，只要这小姑娘使个眼色，豹子沟内最胆小如鼠的矿工都会毫不犹豫地举起十字镐砸破他的脑袋。

春菊在豹子沟既是万民顶礼的女王，又是实实在在的女人。她从不拒绝矿工们那些庸俗低级的玩笑，偶尔动动手脚也不怒不恼，但只陪大黑一个人睡觉，从不红杏出墙粉蝶穿窗。这就使大黑不能不把她当成个金宝贝一样捧着护着，亲不够爱不够。

春菊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每月出一次山，为矿工们找几个年轻健壮的女人进来。大黑没文化，却深知人除了吃饭睡觉外，第三重要的就是性。豹子沟的男人们个个都是血气方刚的壮汉蛮夫，长期处于性饥渴状态的话，很容易闹动乱弄出些治安问题，春菊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为了维护豹子沟的大好局面，同时也为了让发出去的钱又迅速回到自己的腰包内，大黑在每月关饷的这一天对矿工们来个吃、喝、玩一条龙的配套服务，让矿工们过次神仙般的快活时光，挤干他们口袋里的钞票，然后让他们为了迎接下一个快活时光的到来而死心塌地为他卖命。

春菊找进沟来的都是山区的贫家妇女。这些女人之所以心甘

情愿地随春菊进沟来操此贱业，惟一的原因就是她们非常非常需要钱。在一个劳动日不值一毛钱的年代，需要钱的女人非常之多，春菊不愁找不到人，而且愁如何谢绝那些强烈要求进沟来的女人。许多时候她不得不安排她们轮流进来。豹子沟的男人们远远不止需要六七个女人，而是他们口袋里的钞票一次只能让六七个女人稍微感到满意。

春菊的队伍终于抵达了宿营地，路口的矿工们无意识地闪至两旁，形成夹道欢迎之势。这些妇女们都是来过数次的故人，早已习惯了矿工们这刀子般的眼光。她们一边走一边毫不脸红地和熟悉的人打招呼，相互打情骂俏。惟独走在最后的一个显然是初出茅庐的绒毛鸭子，红着一张鲜艳欲滴的小脸，死死地低着头，可怜巴巴地像一只被人牵往屠场的小羊羔。

这女子叫小翠，还未满二十岁，刚结婚不到一年的小媳妇。几个月前，新婚燕尔的丈夫在战天斗地学大寨运动中，开山放炮被石头砸断了一条腿。为了给男人治病，家中连房子都拆掉卖了，已再也找不出可以变卖的东西，所以小翠偷偷瞒着丈夫和公婆，托人找到春菊要出卖自己。春菊见小翠年龄太小，身体又那么单薄，实在不忍心让她去豹子沟被那些如狼似虎的臭男人们蹂躏践踏。那些男人都是八辈子没见过女人的饿殍鬼，根本不把女人当人看，所选的都是结婚好几年、生过一两个娃儿的健妇，像小翠这样的单薄女子，能遭得起这个罪吗？

但穷得发疯的小翠根本不听春菊的劝说，不惜以身饲虎，拼死也要进沟来。春菊见她说得如此凄惨可怜，只得含泪同意。谁叫我们这样穷呢？

小翠这不胜娇羞的样子立刻引矿工们的注意。一位叫罗猴儿的叫起来：“喂，菊姐，你在哪里弄来这么个风摆柳的小丫头，该不是个还没开苞的黄花女吧？”

有人瘪嘴。“除了皮子就是骨头，压上去把自家的骨头都要顶



痛哟!”

“你懂个屁!”有人反驳,“这叫苗条。”

罗猴儿上去一把抓住小翠的胳膊。“喂,苗条,把脸抬起来,让哥儿好好看一看,等会哥好打头阵,多给你两块钱。”

众矿工趁机起哄,小翠又急又羞,更加死死地低着头。罗猴儿越发起劲,用手去抬小翠的下巴,春菊过来一巴掌打开他的手。

“放规矩点!动手动脚成什么体统?”

罗猴儿装模作样。“咦,这就怪了,她本来就是进山来让咱哥们过幸福痛快日子的嘛,动不了怎么消得?”

春菊一口水喷过去。“还没到时候,就是不准动!该你动的时候,自然会让你动个死去活来!”

“可不可以死去了不活过来?”罗猴儿对大伙说:“趴到她身上——一命呜呼那才叫痛快!”

众人哄堂大笑。

罗猴儿更加起劲上脸。“我说菊姐儿,这小婆娘老子今晚上非打头阵不可哟。”

“瞧你这副臭气熏天的脏样子,哪个跟你睡一次至少屙三天黑尿。”春菊拉起小翠边走边说:“不去给我洗干净,就是多给十块钱也没有哪个让你上!”

罗猴儿冲着春菊的背影直嚷嚷。“十块钱?把你加在一起还差不多!”

春菊领着那几名妇女在伙房里吃完饭,天色就已黑尽了,四周响起虫子们叽叽啾啾的吟唱。一弯上弦月爬上东山口,残缺冷艳地高悬于瓦灰色的天幕上,给夜晚的豹子沟增加了几分柔媚的生气和亮色。春菊带着妇女们踏着清冷的月光,来到营地左边一处野花弥漫的斜坡,那里有一座孤立的茅草屋,矿工们叫它“炮房”,大黑把它称为“新生活运动场”,说搞女人既是文明举动又能锻炼身体。

茅屋内的横梁上已经挂上一盏点着的马灯，昏暗桔黄的灯光显得有些幽玄诡谲。地上分两排铺着几堆稻草，草上放着破烂不堪的席子。春菊先给其他几个妇女安排了席位，最后指着最里面一处对小翠说：“你就在角落里。”

小翠为难地四处看了看，“就这样光溜溜的，中间隔挡一下的东西都没有？”

一个妇女一屁股坐在指定的席子上。“放心吧，等会儿男人们进来了，哪里有空就往哪里钻，一压下来就只管自己埋头苦干，哪里有闲心看别人演戏哟？”

春菊关切地抚着小翠的肩头。“既然都来了，还顾什么羞耻，要什么脸面？凑合着做吧，开始可能不习惯，过一会儿就好了。”

小翠点点头，默默地向自己的位置走去。春菊跟着进去再次叮嘱。“一定要他们先给钱后干事，提防有些人干完后就要赖皮不给钱。”

这时，外面传来大黑的叫唤声：“兄弟们，快到这边来舒服快乐呀！抓紧时间抢前头呀！先去的吃肥肉，后去的啃骨头，最后去的就只有喝刷锅水了哟！……。”

大黑这带有强烈刺激性的叫喊在这黑夜的山林中经久不息地回荡着，像巫师的咒语，立刻勾去了矿工们的三魂七魄。人们开始向茅屋靠拢，月色朦胧中像条条飘摇的鬼影。

卢松是这里惟一没受巫师咒语诱惑的人。他平心静气地躺在自己的窝棚里，嘴里咬着竹烟杆，叭嗒叭嗒地抽着自卷的叶子烟。

高世同从外面钻进来，坐在卢松身边，自言自语了几句，又嘿嘿一笑：“这里的人都到炮房那边去了，就剩我们两个。”

卢松闷声闷地回答：“谁愿意去谁去好了，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高世同喃喃地说：“我也是，这几个卖命挣来的血汗钱，丢在女人身上实在想不通。”

卢松知道他是口是心非，想在自己这里获得某种语言上的借口，故意一声也不吭，一心一意地抽着旱烟。

高世同没得到反应，手脚无措地忸忸怩怩了一会儿又说：“这回新来个小女子，才十八九岁，恐怕还没嫁人吧，身子单薄了点，奶子不大，可模样儿有眉有眼哩。”

卢松这才没好气地一下给他挡回去。“想去你就自己去吧，人生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不想去就早点回窝棚睡觉，明天还要干活呢！”

高世同仿佛等的就是这句话，连忙点头起身。“好，你歇着，我也过去睡了。”

高世同在外面犹豫徘徊了好一阵，最后到底没回窝棚，如同鬼使神差似的向炮房那边溜去。茅屋外面的门也挂上了一盏小马灯，大黑叼着香烟翘着二郎腿坐守在门口。门前的空地上，矿工们像飞蛾一般三三两两或立或蹲地蝇集在那里焦急不安地守候着。每当屋子出来一个人，都会引起外面一阵骚动。这时老黑便神气活现地随便往哪一个矿工的头上一指，那人就迫不及待地扑进门去。外面的人又渐渐安静下来，望眼欲穿地等着轮流换班。

高世同来到斜坡后，站在黑暗中又远远观望踌躇一阵后，最后还是没能抵御住茅屋的诱惑，还是情不自禁地向着那盏高悬的灯光走了过去。

一个令人飘飘欲仙要死要活的不眠之夜很快匆匆过去，昙花一般的兴奋随着晨曦鸟鸣烟消云散，怀着深深失落感的矿工们提着工具走下河滩，许多人都显得没精打彩。也有一些还沉浸在昨夜的销魂溶骨的疯狂之中余兴未了，还要过嘴瘾解馋。

罗猴儿见一位四十多岁的叫苦苦的矿工提着工具，低着头有气无力地走着，满脸失落的样子，就忍不住打趣。“喂，苦瓜老哥子，听说你昨天晚上先后连接放了两炮，真的？”苦瓜不吭声也不回头，一副与世无争的弱者形象。